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十五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15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

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丁。齊王

茅坤曰漢書本此篇全文其敘七王處廢與稍有次第而生色少

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

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詳后紀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

故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

城陽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

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二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

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索隱曰一字皆音孚。酈縣名在馮翊酈縣在南陽。○

此縣是也。呂台為呂王。索隱曰音胎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正義曰

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

按漢書呂后紀云內史士師古云古以士為名此曰內史勳則勳者名也吳寬曰即以王國紀年此春秋例

凌約言曰此敘齊世家而前後血脉却以朱虛侯貫之是亦一體
黃震曰趙德王以幽死趙共王以憤死燕王建有子亦見殺惟齊王肥獻城呂氏之女幸脫虎口甚矣呂氏之不仁也肥子朱虛侯竟能手誅諸呂復安社稷嗚呼直高祖子孫哉
董份曰章志奇矣然犯人所深忌而輕言之幸得脫虎口甚矣矣矣
按師古云穢糶也穢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
補歸有光曰朱虛侯耕田歌即白公

虛侯索隱曰地理志伏後呂孫女知其謀索縣名屬琅邪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東萊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正義曰今沂州也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二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檀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以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匹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

屬斂耳其淺露夫著不可以成功蓋多之也

按師古云西謂京師
按齊王既知欲立又使詐留琅邪王何也他日與大臣謀立代王而齊竟不得立者卒以此故

按師古云自高帝時已為將也

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來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功臣表乎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

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
 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
 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
 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
 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
 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
 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
 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
 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趙王如意。幽王友。梁王恢。從燕。趙王如意。幽王友。梁王恢。從燕。趙王如意。幽王友。梁王恢。從燕。以王諸呂。分齊國
 為四。索隱曰。謂濟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也。忠臣進諫。上惑
 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木。匱竭故謂之富也。未能治天
 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

按此言詞嚴義正。與高祖約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同例。

按灌嬰此出呂產所遣也。乃不黨呂氏而留兵榮陽以待其變。豈非安劉一功臣也哉。

凌約言曰。叙誅諸呂。曰。首先曰。於是乃得而朱虛侯太尉丞相其功之大。小具見矣。何等筆力。

增補已巳平本

卷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三

鳳文館藏

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
 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漢嬰至榮
 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
 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榮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
 待呂氏之變。而其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
 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大尉勃丞
 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大尉勃等乃得盡誅諸
 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
 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
 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
 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
 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
 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榮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

取 茅坤曰自灌嬰在
秦陽起至重子齊
相止總只是詳魏
勃始末非齊所以
興亡之故也

按此復叙勃始
事見勃自來安
庸如此

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
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
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
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
索隱曰安庸言
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
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
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
物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
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
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
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
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
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
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

茅坤曰按此下逐
一著齊興廢之故
按漢書云文帝
憐悼惠王適嗣
之絕于是乃分
齊為六國盡立
前所封悼惠王
子列侯見在者
六人為下

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正義曰今濟州
濟北王所都二年
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一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
軍等七人正義曰
罷音不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徐地入于漢
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
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
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
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卬膠西王辟
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
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
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
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
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
大夫名卬也卬五剛反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
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

評點史記卷五十二

茅坤曰按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楚漢天子命俾齊堅守與鄭世家解揚之事同茅坤曰路中大夫有古烈士風

按師古云首善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

茅坤曰又以七王提一番似復按齊世家五公子爭立亦用此法似非複也

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齊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索隱曰重直寵反謂欲世寵貴於王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稱其母姓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也

黃震曰主父偃求徐甲欲入其女齊後宮不遂則讒齊王殺之偃幸以此坐誅天道其好還哉

按師古云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至死不足嫁女與之浸溲猶言漸染也

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及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囚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濟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五

鳳文館藏

按主父偃以私怨廢齊雖誅之以塞天下之望君子猶有遺恨焉若晁錯為國計以削七國亦遭大戮豈其倫耶

茅坤曰以前齊始末已完復分註七王興廢次第

陳沂曰復敘城陽王始終且以見章于漢有功故國永而後善終也

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正義曰年表云都魯也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其王其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年也四年復還王城

按此褚少孫所補

按此復敘濟北王始終

董份曰漢所患呂氏者莫如產自朱虛誅產而後太尉以次收侯呂氏是朱虛首善功莫大焉以帝之仁厚而猶苛責人之微指以繼其大功況他人乎

陽凡二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徐廣曰廿五年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二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年蓋褚先生次之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濟州也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其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一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一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與居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

王維慎曰宋虛東
年二侯有功王室
安得以初欲立齊
之故繼其功是自
格亂階也

陳沂曰復叙四反
國始終詞事嚴整
王維慎曰齊分七
國後多逆誅滅惟
苗川王志以忠保
其國

棘蒲侯柴將軍擊破張晏曰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

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齊北王正義曰

曰安都故城在濰州高陽縣西南三十
九里○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關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

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復申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齊悼惠王

子以勒侯索隱曰勒漢書作勒音音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

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正義曰

淄川王都劇故城在青
州壽光縣西三十三里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
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文帝

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

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

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為懿王子建代

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

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

至建始正義曰亦菑
少孫次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
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

城在淄州長川
縣北四里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
城在幽州東南六十里也文帝十六

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

郡膠東王雄渠正義曰年表云都卽墨按卽墨
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索
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
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

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

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矯秦制樹屏自疆表海大國悉封齊王百戶肆怒乃獻城陽哀嗣立其力
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貽殃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終

齊悼惠王世家

七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五十二

鳳文館藏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揚慎曰蕭相國留侯陳平世家書法大槩同森然燦然

茅坤曰通篇且敘敘何所以佐高祖定天下大畧處特簡敘高祖所以論功行賞與何所以委曲處特詳非後世之史可及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昂精而生典獄制律以文無害為沛主吏

楊慎曰此傳書法嚴整王蔡曰文無害意者老成之極無得破也主吏主文也

橡駟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一如言無比陳留問語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雖為吏而不刻害章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云何為主吏

高祖索隱曰說文云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

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如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其事修辨明何素有方畧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

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駟按文類曰何為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沛為泗水郡駟按文類曰何為

母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今何沛公

康海曰何固請得母行此便是何之器遠處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

鳳文館藏

神方苞曰首舉收秦律今圖書進韓信鎮撫關中而功在萬世可知矣末記與曹參素不相能而舉以自代則公忠體國具見矣中間但著其虛已受言以充猜忌難定律受遺概不著於篇觀此可識立言之體要矣

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秦奏者趨向之也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良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後應乃以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張應反漕水運也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二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

何勸漢王王關中一段甚善董份曰當漢王與楚相持天下方未定而何首立宗廟何其見之大也為漢元功有以也夫唐順之曰蕭何相業只此數句盡之

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君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鄧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鄧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鄧今皆作鄧所由亂也○索隱曰瓚云今南陽鄧縣領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頃陽郡是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撓屈也○索隱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千秋封安平侯羣臣議皆誤

發蹤指示四字
于何不切當宜
歸子房
倪思曰舉宗數十
人皆無聞名未必
皆有能戰功想見
何為吏宗強力衆
非諸將亡命者比
耳若徒以兄弟諸
子與諸將較智勇
論功數未必足以
屈其心也
按太史公將言
高帝善鄂君之
議而以心欲何
第一揣摩於前
妙甚
楊慎曰鄂君明蕭
何之功議論明白
所以服人以一時
之事萬世之功分
說于前而合說于
後一時之言亦森
然有法
高儀曰此亦未見
萬世功但言參為

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
歲常失軍凶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
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
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陛下雖數凶山
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凶曹參等百
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
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
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
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一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
王安通弄市國除○正義曰杜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
是日悉封何父
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錄咸陽時
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漢十一年陳豨反高
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

戰陣之功何為社
稷之功則當矣或
曰萬世者蓋言為
漢久遠計即社稷
之謂也惟欲抑揚
其詞以警聽故耳
楊慎曰此我字本
非高祖口中語却
是高祖心中事隔
世如親見也
楊慎曰諸君皆賀
召平獨中八字何
為來哉却入召平
瓜美云
按召平有三言
瓜美者所以別
之也
按召平與鮑生
意同
按客又與召鮑
意同
董份曰相國所以
免禍者以三得智
謀士耳功名難處

侯語在淮陰事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
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中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
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
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
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
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
乃大喜漢十一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
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
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
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
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
以自汗正義曰貫音世又食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增補史記平本
蕭相國世家
三

如此淮陰之敗以無士也存亡在所
唐順之曰非鮑生
召平與客之計何
幾不免虎口哉
按三用從其計
句正以歸功三
人云
茅坤曰何請上林
特以將順上旨而
高帝復疑至此細
思何此處與前所
為買田宅以自污
當為失著
董份曰既以田宅
自污上喜矣而復
為民請田是失本
計也上益懼其得
民故係之非以利
賈人之金也
按何方以失民
心中上意而即
以為民請田辨
上意太史公下
大悅大怒字而

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
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入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
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
上林中多空地并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豪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留家入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
械繫之數日主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
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
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
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
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
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
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亾天下李斯之
分過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予是分過也又何足法哉陛下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

高祖之忌心洞見矣
補歸有光曰以河
之恭謹幾陷虎口
者數矣以鮑生召
平等三人言得脫
淮陰疾快快宜其
死也
董份曰入主方怒
一大臣衛尉一小
臣耳乃肯直言救
解其人亦不易得
也
增許應亨曰鮑生
東陵疾及客為何
謀皆出於權詐而
王衛尉之所為高
帝陳者獨正而為
賢矣哉
補方苞曰何之所
以自免皆他人發
之非智不足也使
自覺之則於公忠
體國之道為有傷
矣
按高祖自言我

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跪
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
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
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
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
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明案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
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諡為文終矣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
失矣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鄴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索隱曰錄音祿
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
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
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不過為策封主
二句與上有善
歸生二句正相
及然則斯言豈
真心哉適以自
道其怒何之本
旨耳
王蓋曰欲聞過實
文過
按叙何事既畢
復叙何置田宅
數語所以明何
本意也
曾茅坤曰孫叔敖
將死戒其子曰王
封汝必無受封地
後放死王以美地
封其子而子辭請
寢丘遂十世不絕
何之意其即赦之
意乎
按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
揚慎曰贊體慨然未比閔天故宜生或說其无謂不知太史斷蕭何諸將咄咄語正在此等不然何不曰與太公
望同功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
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蹤其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秦繼絕寵執式旌馮帶
黃震曰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如關中天下
下根本何每留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京索問非
用飽生計遣子孫請軍何幾族及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
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汙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嘗懷故死之
不暇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為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帝之
赦何也言我不過為策封而相國為賢相是正怒其掠主譽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
於古人所以推
誠其治之道哉
曾李廷機曰按說者謂何用三謀士計以免漢高之族然此謂何能善處功名則可非
所論漢高待何之心也帝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交為亭長又常左右之以使蘇威陽
何又獨送奉錢五漢廷諸臣其素有德於高祖孰與何也且帝之滅秦而關項也收圖
籍守關中漢廷諸臣功又孰與何也帝德何功何恐其矜而自罷因以罪何故遣使勞
苦丞相遣卒為衛遣使問丞相何為又擊之廷尉以警勉抑折之使保令終正其心愛
何而欲以全何也即無三謀士計何亦不族若曰何用三謀士計然後得免族則見何
之能也而帝之心不
幾於湮滅無知乎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

巖谷 修
岡 千 仞 同 校
石川 鴻 齋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
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平陽侯曹參者正義曰晉州城也沛人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索隱曰地理志平陽

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者索隱曰涓音古玄反將擊胡陵

方與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攻秦監公軍駟案漢書音義曰

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正義曰曹

魏索隱曰時雍齒守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正義曰尼

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淠敗於狐父索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

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淠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處

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抵孫檢曰漢謂

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縣也言取碭狐父及祁縣之善置

又攻下邑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

按自此以後連用破之取之擊之攻之等語亦是一格

茅坤曰曹參功名與蕭何相終始故首尾世家稱蕭何又曰通篇敘曹參野戰之功即今御史紀功冊事貴詳與而參所以相齊國事兼言清淨之化如指掌

楊慎曰按此與粹侯世家及樊鄴滕灌列傳敘戰功處同一凡例紀律嚴整可為敘戰功之法

以西至虞

索隱曰地理志下邑虞皆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所封

擊章邯軍騎攻爰戚及亢父

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寂劉音

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

平○括地志云元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阿

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

濟

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二里北狄故城安縣改曰臨濟

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

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

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

號曰

建成君

索隱曰地理志建成縣屬沛郡

遷為戚公

索隱曰遷參為戚令○正義曰屬碭郡其

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

索隱曰地理志成武縣屬山陽

擊王離軍成陽南

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

索隱曰賁音奔

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

徐廣曰在中牟○索隱曰曲丘禹反遇牛恭反○正義曰曲丘

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

增盧奔治曰太史公每叙拔城陷陣之功詞氣特雄而一城一邑無不備載今千載下猶若目視者信史哉

補方苞曰條次戰功不及方略所以能簡治齊相漢祇虛言清靜不填實一事

增陳懿典曰太史公叙曹世家每於攻其邑取某地破其城即遷某秩封某爵一一備錄可見曹之功懋而漢

從攻陽武

正義曰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陽武縣東北十八里漢陽

下轅轅族氏

索隱曰地理志陽武族氏二縣屬河南轅轅道名在族氏南○正義曰族氏洛州縣也括地志云轅轅故關在洛州族氏縣東南四

絕河津

正義曰津濟渡處括地志云平陰道九十二曲是險道

從南攻擊與

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州東南也

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

應劭曰今穰陽○索隱曰徐廣云陽城在

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

正義曰括地志云

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

正義曰藍田縣在

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正義曰梁州本

遷為將軍從還

漢中郡

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棗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辯音皮竟反○正

擊三秦軍壞東及高櫟

索隱曰櫟音登按文類云壞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

破之圍好時取壞鄉

文類曰

擊章

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十里地理志云雍棗二縣名屬右扶風棗音胎一作

擊章

州好時縣東南十三里

擊章

州好時縣東南十三里

之報功亦崇然必拔一城陷一陳而後增數級之爵却老泉所謂御才將之術以智者又見高帝善將將

特將書

從行書

定反書

劉辰翁曰小結先
後至榮陽皆極分
曉

東南二十餘里高壤坊
是高標近壞鄉也
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
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
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
守景陵二十日綱案漢書音義
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

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
今華陽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正義曰周曰大
丘秦更名廢丘

漢更名槐里今故城在雍
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
晉縣故言臨晉關今在同

至河內下脩武正義曰今懷州獲
嘉縣古脩武也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
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津有韋城東

擊龍且頂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正義曰徐
州二縣擊項籍軍漢軍

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
有黃澤程處反於

燕徐廣曰東郡燕縣駟案漢
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
知其誰封衍氏魏

邑地理志云柱
天在盧江潛縣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日
武疆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疆
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因至榮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

從擊諸侯索隱曰從
才用反及項羽敗還至榮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

董份曰此語極
有力見止二歲中
而戰功多如此故
勇絕也
別將書

余有丁曰按此必
魏自有曲陽定州
之曲陽時屬趙

按此曰別與韓
信曰因從韓信

曰屬韓信曰韓

信為齊王參留

平齊未服者曰

韓信從為楚王

參歸漢相印皆

為實中以與淮

陰侯俱張本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

東攻魏將軍孫邀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駟按蘇林曰
屬河東○索隱曰邀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

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
虞鄉縣西北四十里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
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
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
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
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

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徐
曰鄆縣在太原
音烏古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

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

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

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

著漯陰平原鬲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漯陰平原鬲三縣屬平
原漯音吐答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
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
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

黃震曰按曹參天下甫定遠相齊國此所以獨不見疑于高帝也然又安知非帝有心于速之耶

愛約言以特著齊七十城以見所以參者自不為薄也屠隆曰曹參之全蓋不意念深矣

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蕪還定竹邑相蕭留案隱曰地理志縣屬沛草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扶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其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離陽蕭徐州縣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

莫有識者夫當時韓彭祖醜然布就擒參蓋慮其無以自全適有益公者長老山林備嘗世味想其相遇之初必有微言秘計中其肯繁故避正堂而舍之也觀其沉酒醇醪曰在醉夢以若所為類西晉劉伯倫輩欲托以酒自終夫參豈風流人物哉誠不欲露才自見重疑忌者心耳

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駟案漢書音義曰天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寬姦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不諛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吏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必存者以兩人同
得黃老術也
茅坤曰此豈足為
相業乎而遷何言
之太詳也蓋張旭
聖書而馬遷聖
牙文故顛倒淋漓
皆入玄妙矣
劉辰翁曰參平生
惟七十創最著傳
功最外本無可言
若無蓋公事安所
用子長哉從蓋公
以來縱主吏歌呼
又答空只是一箇
糊塗寫出許多然
不可厭以其語不
一種也
增黃洪憲曰何素
不學其相高帝於
大治天下之道未
有所立也就使有
所立猶當斟酌而
慎行之以維持久
遠參乃壹遵故典
自以為足且遠賢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如淳曰開謂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
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
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
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索隱曰窋音張律及惠帝恠相國不治事
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乃謂窋曰
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
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
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
乎如淳曰酒言用窋為治○索隱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
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
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

拒諫沉湎於酒至
酣歌與吏相呼此
書所謂巫風卿士
足以喪其家而參
居之不疑蓋武夫
俗吏之故態非宰
相所宜然也予意
當時天下之所以
安者蓋民苦秦虐
而幸漢之寬故恬
然自安於下非有
道以維持之也然
則參雖能清靜不
擾亦苟且偷惰之
謂耳
董份曰參以戰伐
封侯一勇夫耳此
宜剛鷲為性而乃
為奸黃老尚清淨
所以不自盛滿而
保其身也當與子
房亦松意同看淮
陰功大貴極惟不
知此以取誅滅哀
哉
或方苞曰載成也

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
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
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艱若畫一徐廣曰艱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
一也講亦作艱小顏云講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
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諡
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
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
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其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
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
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
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
其美矣

蕭曹相載成此清
帝之治也
茅坤曰此篇專看
參之所以守何法
處放于飲酒自頽
放處皆有本指而
民歌其相業清淨
寧一四字一篇之
大指也
洪邁曰曹參之宜
為相高帝以為可
惠帝以為可蕭何
以為可參自以為
可以故漢用之而
興也
董份曰太史結贊
語極有意味蓋黃
老雖非治之正道
然休息瘡痍尤得
政體太史公豈專
進黃老者也
補方苞曰清靜極
言合道言參之清
淨時人極言其合
道即天下皆稱其
美是也然繼秦之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豪吏始從中涓先圖善置執圭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誅昆陽失位北禽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尚主平陽代享其利
黃震曰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與雖非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陳稀點布蓋參與帝終始無間而不見疑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參有過人者矣而史論戰功則謂其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當秦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保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豪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兮無他技參之謂矣
楊維禎曰漢相求師問道者少矣曹參治齊獨有志于求師悉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使稷下諸子有一真儒出于蓋公上者則齊國之理豈異于管子而諸儒集者百數言人人殊無以師參者乃使使求膠西蓋公治黃老言者居所避之舍用其言齊亦理而參稱賢相他日治漢遂使黃老廢儒漢之治道安于苟簡而二帝三王之制不可復興固漢相國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王直曰蕭何素不知學其於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參尤當敬守而慎行之豈酬酬者所能治耶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耶當時天下之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
謝鐸曰方秦之吞併諸侯也與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矣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是猶出烈燄之中故民安其治而歌之也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然吾猶有惜于參者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奈何一意矯秦遂至酬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不能復元氣于三代之時惜哉

後時當休息故見
美於人耳非治道
當一於清靜不可
以有為也
劉辰翁曰本攻城
野戰材也及為相
國獨遵用蓋公語
遂能養漢初氣脉
在匹秦之後文景
之前此漢之所以
為漢也
楊慎曰極言合道
但倒一字謂言極
合道也
曾趙恒曰贊意言
曹相國惟所從得
其人故成功擅其
名惟所治當其時
故天下稱其美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昆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 增補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真德秀曰愚按子房為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為三傑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畧相伯仲若荀彧忘漢附曹而或者比之子房既非其類崔浩何者亦自比焉可見其不知量也唐順之曰按朱氏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變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籍漢滅秦誅項以據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托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于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

留侯張良者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也

其先韓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郟縣東三十里韓里也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曰韓世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

應劭曰大父

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

索隱曰謂大父及父

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相韓五王故云五世

良嘗學禮淮陽

正義曰今陳州也

東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增補已見張良為

劉辰翁曰從倉海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推舉于曠野之中而正中副車雖架砲不能也

大索甚急良非獨自免并隱力士此大怪事卒歸之圯上老父又極從容此皆不可意測不可語解

羅大經曰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以鐵推狙擊始皇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流祖龍之魄偪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擊豈小哉

揚維禎曰或問張良狙擊即夷門監者之用朱推朱倅成而狙擊者不成遂與荆軻之拙傳

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穰君降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推舉于曠野之中而正中副車雖架砲不能也

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侯之故今云狙候是也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

誤中副車。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

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堂訓經也邳披肩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韓後從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心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上邳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崔圯亦音夷理或然也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徐廣曰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

怒欲罵之。索隱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

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索隱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

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徐廣曰一云為其老彊忍下取履因進之

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云為其老彊忍下取履因進之

千載之笑謂智不智非欺予曰力士操推誤中副軍力士之拙也大索十日而力士與良訖不得焉良之智孰愈乎哉

魯張泰復曰大索不得非子房之智也天下厭秦無道莫不欲共擊之故有願為子房隱者後世疑子房有道形之說惑矣

凌約言曰隱忍下取履正橫寫妙處漢書削之可以觀班馬優劣

楊時曰老子之學最忍他爾時似箇虛死單弱底人到緊要處發出來令人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加噤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聚其糧

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鬚履赤鳥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併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師封齊侯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昭安漢書音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訓近也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

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便是柔弱之發處可畏可

凌約言曰老父出法也方良夜未半先往老父喜曰當知是正兵法所謂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老父之意良歎得之故未授兵書而老父已許之也
徐廣曰秦銷兵與兵書豈得存乎萬或有一而老人得以授良道非人問物矣老人高良之義而推其狙擊之勇於是乎教教在言不在言而況書乎然則所謂教城黃石者何老人以是隱良以是神

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可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徐廣曰峽音晃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息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

固授受之餘意也揚循吉曰後十年從沛公應老人後十年為王者師而即曰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等語敘事何等緊嚴

按此見張良為韓王慎中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良至此已非博浪中之伎倆也
茅坤曰留壁者嚴我陣也五萬人具食者以備不時奮擊之節也張旗幟諸山亂其耳目而分其兵也以重寶啗秦將者餌之使懈也懈則擊而勝也
茅瓚曰樊噲之言善矣子長不載于此文固有主客也

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及秦者秦服檢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孔子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徐廣曰呂靜云鯁魚也音此指友○索隱曰鯁謂小魚也音趨勾反按楚漢春秋鯁生本姓解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

揚雄曰漢王見秦宮室寶貨婦女遂欲留居其去諸將爭取金帛者何遠哉諫以焚噲之言不聽非繼以張良之言則霸上未必存還何以宰制六合受秦重符為天下共主哉

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拾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出褒城縣西北街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泝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沔皆以行船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因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而鴻門事情盡矣補方苞曰與高祖問答語不載本傳恐與之六國後人不可議辭氣相類也按此見張良為韓何孟春曰張良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韓王成之則復辭漢而為韓萬世之下稱其不忘故主之義茅坤曰是時諸侯王初各分地而王良獨策天下之勢方如沸鼎而楚則首忌者漢王也故一則燒棧道以堅其不為西顧之心一則故遣田榮反書以促其北嚮之戰又曰子房自此以

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錫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若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死心于漢矣

按漢之所以王

楚之所以在

此一着

茅坤曰張良一生

得力在此太史公

一篇墓構在此

唐順之曰太史公

見得分明故說得

如此斬絕非後世

史官所及

楊慎曰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此敘

事微語法後云竟

不易太子四人力

也與此句法同

茅坤曰立六國後

一節陳涉始亂時

分兵樹秦敵可也

至是時則諸侯王

已名裂土而守而

漢且定三秦東下

矣所兩爭者獨楚

耳楚楚權而假六

國後見以畫虎豹

而欲敵人也可乎

董份曰食其說以

沉觀之所見亦甚

大然實事勢分裂

故聽言最難

劉辰翁曰借箸謂

能不能每下一箸

吳澄曰楚楚權立

六國三晉有生氣

而韓亦必有再封

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于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象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林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

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案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疆則六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殆近也今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

增補已巳平水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五

襄王之盛孫韓之
再封未必非備者
力也
邵寶曰湯伐桀而
封祀禮也武王伐
紂而封宋禮也良
為帝等而不欲其
為湯武何耶
王韋曰食其欲
立六國後高祖非
不知不可立也而
以問良是特以嘗
其心爾蓋良始惟
為韓報仇又嘗說
項梁立韓成爲王
已爲韓司徒而後
又自哀中去漢而
歸韓高帝恐良終
爲韓不爲漢故因
疑其謀以嘗良豈
果不知六國後不
當立哉而子房且
力陳其不可此在
其術中而不知者
也
交約言曰前不可

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
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
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望
見諸將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
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
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
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
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徐廣曰多及
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
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案漢書音義曰數嘗窘
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
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
什方侯案漢書音義曰而急趣丞相御

不過設難沛公不
能爲湯武以折客
之說耳至八不可
則以利害言之所
以感動沛公者在
此
董份曰言客計欲
立六國以擣楚權
今縱能使楚无疆
而遂擣楚矣然六
國並立則亦將從
而擣我也註謬擣
字就應沛公計擣
字
蘇軾曰刻印銷印
何嘗累高祖之知
人適足明聖人之
无我
茅坤曰一在淮陰
事一在項羽事此
兩著漢之所以王
天下而楚之所以
亡其國盡之矣
按漢王用其計
諸侯皆至句與
卒破楚者此三

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
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
雒陽東有城皋西有穀屯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特留侯曰雒
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
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正義曰殽二殽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右隴蜀
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
岷山故云右隴蜀也
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案漢書音義曰
死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
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
阻三面而
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
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案
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
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
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案漢書音義曰劉敬說是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案漢書音義曰服辟
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

人力句同故下文未嘗有戰功句亦與未嘗特將句同

茅坤曰竊謂沙中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乃族滅事豈野而謀者當漢之割符行封諸侯王時雖多出高帝獨見未必非蕭曹從中上下而間有失諸將心者子房於此不言之恐有後患言之又恐與蕭曹生隙故特假此恐喝高帝及急封雍齒則群疑定矣此等皆子房呼吸風雲處

按此佐高帝定封王世貞曰漢高既有天下未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中偶語以留侯言

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宜明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用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日用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里皆王功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鼻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今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鼻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

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皆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等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談未必實也

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齊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寸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七 鳳文館 藏

知命 羅大經曰子房 早年頗似荆軻晚 頗似仲連得老氏 不取為天下先之 術荆公詩云漢業 存亡俯仰中留侯 於此每從容固陵 始議韓彭封蓋因 機乘時與之幹旋 未嘗自我發端故 消沮事變全不費 力晦翁云子房兵 是占便宜不肯自 犯事做又九只到 半中央而止如看 花切勿着離披是 也 按留侯佐高帝定 都 按篇中三語多 病兩語辭殺 陸深曰性固多病 敘事者乃于從入 關時著其杜門不

里半按郵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 乃今之侯 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 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 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 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 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 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 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 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 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四人為壽已畢 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 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

出得子房之心矣 按留侯佐高帝 定太子 胡儼曰余讀留侯 世家謂留侯異辭 厚禮招致四人為 太子助或謂審有 此是子房植實以 拒父也愚以當留 侯被劫畫計之日 惟知用記上老人 設變制權之行豈 暇顧其他哉雖然 四人從太子游者 必謂其果為商岩 之老則余不知也 委約言曰自古諫 君未有不因其所 明者漢祖愛戚姬 將易太子蒞亦甚 矣而素知四老之 賢此則其所明者 故招致四老因其 明而通之則唐之 如反半且四老之 力孰與張良群公

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 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 徐廣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同 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 射謂矰也 尚安所施歌數闕 索隱曰音曲充反謂曲 終也說文云闕事也 戚夫人嗷啼流涕上 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 擊代出奇計馬邑下 徐廣曰一云出 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何相國 索隱曰漢書音義曰何時 未為相國勸高祖之 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 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 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索隱曰春秋緯云古在 口長三寸象斗玉衡 封萬戶位列侯此布 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索隱曰赤松子神 農時雨師能入火 自燒崑崙山上 隨風雨上下也 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 舉也○索隱曰辟音賓亦反 會高帝崩 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 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子不疑 代侯 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 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 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

增補史詩詩林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八

卿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改其故與就其明之異耳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役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目擊

交歡則劉氏無類矣杜牧謂四皓多此類

良又三傑之冠也哉然董公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良之智兼董公之識而為漢謀伊周何尚焉

索隱述贊曰留侯留侯志懷憤慨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汗灑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推入難赤松願游白駒難絳嗟彼雄畧曾非懸岸

黃震曰利伯秦將旋破曉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慶絕棧道險項攻齊漢以是還定三秦敗于彭城則勸連布越將共國則借若銷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四時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于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畫無不繫漢得失安危

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

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留侯志懷憤慨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汗灑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推入難赤松願游白駒難絳嗟彼雄畧曾非懸岸

黃震曰利伯秦將旋破曉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慶絕棧道險項攻齊漢以是還定三秦敗于彭城則勸連布越將共國則借若銷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四時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于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畫無不繫漢得失安危

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

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留侯志懷憤慨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汗灑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推入難赤松願游白駒難絳嗟彼雄畧曾非懸岸

黃震曰利伯秦將旋破曉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慶絕棧道險項攻齊漢以是還定三秦敗于彭城則勸連布越將共國則借若銷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四時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于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畫無不繫漢得失安危

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

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留侯志懷憤慨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汗灑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推入難赤松願游白駒難絳嗟彼雄畧曾非懸岸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九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其孫也問行歸漢
裸而佐刺船非佐
刺船也欲舟人之
知其元金也彼其
平居細事猶能釣
奇若是况居帷帳
之中受腹心之密
當危機交急之時
者哉
董份曰述負或孫
縷縷皆歷情實
許應元曰兄已逐
婦而負言事嫂亦
業言禮當如是耳
王登曰平策自割
肉起
劉辰翁曰平已前
謝其兄伯往事魏
此語本不足書用
見古人文字原委
處然終平之傳不
復見戶偏曲逆于
伯何與哉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
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
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
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
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齋用
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
相高祖也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屬鄉陳平
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
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
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
人或讒之陳平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
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
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

凌約言曰解衣裸
身以釋船人疑此
平未遇漢時一奇
計也

按一說軍長者
軍卒之長也
王登曰始言伯逐
其婦繼言事嫂如
母盜嫂之說何自
來哉絳侯灌嬰等

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
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
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入渡河船人見其美丈
夫獨行疑其凶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且之欲殺平平恐乃解
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
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情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
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
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
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索隱曰謹詳也音謹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
日得楚之凶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
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

曾補史記評林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二 鳳文館

所聞未必非妄太史公並載之用意深矣

劉辰翁曰此語亦今人所不敢道

茅坤曰只此二句了當陳平一生

應前美冠 諛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
非所 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以歸楚歸楚不中又以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智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王維楨曰當其受金即頑鈍無耻者耳
劉辰翁曰平言高帝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語意謂項王諸臣招之不獨有聞耳且廉節之士一為人所疑即潔身而走故可間廉節語精
余有丁曰楚既有廉節士方斤金何從行乎項王非能得真士彼小廉詭節見大利則走耳
增補史記評林

增補史記評林 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

臣之相猜也君復諫而臣強爭也非以平之間也千金僅足動賢豎耳使楚人稍有智者其誰惑焉南進太宰忽更章具其狙公之茅乎楚之使楚之君試一思之不可究然一咲乎蘇子所謂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者是也夫乘人之疑而間之即婦寺能焉安稱奇哉謂之奇者殆桓譚之臆說非太史之本旨也

劉辰翁曰此女子軍容甚正要重夜字

平坤曰委曲盡陳平所以疑難高帝之旨纔入重夢一策

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宰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

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煖以草具如淳云草履惡之具也 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

躡漢王謂躡漢王足 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

胡廣曰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符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刑一人天下服其罪賞一人天下勸其賢韓信未有逆帝漢祖不能對酌古典卒用陳平計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

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稀反代地縣布盧縮之徒恣以叛漢豈非偽遊雲夢之計致之歟使後世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取議朝觀皆自此始

劉辰翁曰隨以行謂即日行使其不測

物程敏政曰呂氏之殺淮陰千古共憤而予以為平實

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

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小顏云但也 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

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為楚西界也 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

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 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

啓之呂氏特成之
耳偽遊雲夢一言
使高帝為無恩之
王元勳受無罪之
誅平亦不義之甚
矣

按君而先生其
臣者見此

凌約言曰陳平能
不背魏無知寧忍
首高帝哉高帝因
賀之曰若子可謂
不負本然則其卒
能以功名終也有
以夫

黃震曰此使單于
闕氏即張儀愚鄭
袖之故智也何奇
之云使平早計而
帝无塞平城雖不
奇猶奇矣
劉辰翁曰只曲逆
戶數見劉項之消
亡存者六之一耳
可畏哉
楊慎曰凡六出奇

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
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
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
焉支如漢皇后圍以
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
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踴

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匹匿今見五
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
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
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

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
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
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
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
多且及乃呂后弟呂頌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
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
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兵定燕反縣
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頌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
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
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
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傳
相之傳也是後呂頌讒乃不得
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
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庶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
出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武侯至玄孫

計凡六益封與蕭
何蕭何益封二益封
二十同書法
揚平六出奇計此
其章著明之大
者以予觀之平足
智多謀無往非計
也

按行計漢書註
謂于道中且計
也

劉辰翁曰為壇以
節召噲非詔語平
所謂謀此易耳使
上自誅之非平不
能雖不知帝崩而
料事不失謂其遣
噲于後者好軍謀
論之口也
楊維禎曰或問陳
平不奉詔斬噲蓋
能以義制命者余
曰平不辨噲之讒
顧獻策馳傳載勃
以斬噲豈知以義

增補史記卷之六
陳丞相世家
五

制命者耶其不斬... 陳平為左丞相... 故持一心妾以死... 漢王定天下以善... 故晚封為安國侯... 立諸呂為王問王... 乃詳遷陵為帝太... 年而卒陵之免丞... 其為左丞相左丞... 人漢王之敗彭城...

諸呂陵獨持正論... 甘去相權謂病死... 亦無負于漢矣無... 負于漢是無負于... 母矣然終天之痛... 雖伊呂之功何益... 孰愈謝母以死... 茅坤曰陳平之所... 以能脫呂頌之讒... 者必內結審食其... 以為入于左腋之... 人故也... 許應元曰曰幸曰... 侍曰居中曰因決... 重太史公之意微... 矣... 按兩人與平並... 為丞相故因揮... 人兩人傳... 黃震曰陳平與太... 尉勃卒誅諸呂然... 使諸呂謀逆者平... 阿意太后之過也... 縱火焚人之家而...

隨以撲滅其功耶
罪耶
多坤曰陳平讓終
侯相右固黃老之
遺也
按有主者上漢
書有各宗
揚維稜曰宰相于
天下事無不知况
于獄獄係民命錢
穀係國命廷尉內
史其職主也而一
歲生殺出納之數
上計冢宰者獨可
不知乎平所學黃
老術戰國之縱橫
說爾其陳相職于
帝者平果能之否
乎亦不過勤言以
受帝爾帝善其言
而勃又慚其言而
去遂專相以為德
也君子哂之
補方苞曰六出奇
計陰謀也其後避
讓偽聽呂后亦陰

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
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
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
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聲
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
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
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
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
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
疆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
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
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
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

謀也故用此為通
篇總結
光緒曰史稱平
有奇計六今觀
六奇如躡足開
楚者亡奇也抑
奇者別有在耶
平嘗有言吾多
陰謀道家所忌
夫所謂陰謀者
所謂奇計也忌
之則諱之諱之
則人不得而知
矣必欲以六者
稱奇耶夫未之
計哉
王維楨曰王諸呂
始乃偽聽本謀欲
誅卒定漢難非黃
老之術而何
王鏊曰知謀一字
斷盡陳平一生
增趙恒曰太史公
論傾側攝攘卒歸
高帝其智也粉料
之難常出奇計亦

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
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
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攝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
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
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
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葉印封金刺船
露保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榮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物良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智也時事多故不
惟自脫卒定宗廟
以榮名終可謂大
智矣摠束之曰非
智謀而能若是乎
論留侯籌策功九
則歸之天論平功
名則歸之智謀智
謀者人也正諱之
間耳諱陳平一傳
可見人無所不至
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巖谷修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按篇中曰破曰
下曰取曰襲取
曰定曰得曰滅
曰降曰屠曰斬
皆以紀其功也
曰先登曰却敵
曰殿曰最曰為
多皆以論其功
也
楊慎曰叙戰功處
與曹參世家樊鄴
等列傳同一凡例
韓文公曹成王碑
叙戰功虛本此
茅坤曰太史公叙
絳侯戰功古今絕
調
尤縉曰今人稱
泰山五大夫俱
云五松樹至不
能得其數以為
疑獨黃美云五
縣界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增補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周勃世家

大夫秦官名第
九爵也此語可
証千古之誤而
此云賜爵五大
夫尤明白易曉
矣

按前至似與先
登意近
補方苞曰絳侯安
劉氏之功具呂后
孝文本紀故首叙
戰功承以可屬大
事其後獨載懼禍
遺誣二事條侯亦
首叙將畧後獨載
爭乘太子之廢抑
王信徐盧等之廢
其父子久任將相
豈他無可言者乎
蓋所記之事必與
其人之規模相稱
乃得體要子厚以
潔稱太史非獨辭
無無類也明於義
法而所載之事不
雜故其氣體為最

下破之。索隱曰謂東阿之下也。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山陽。定陶

襲取宛胸。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州縣在州西四十七里。得單父令。正義曰善甫一音宋州縣也。夜襲取臨濟攻

張以前至卷破之。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理志東郡壽張縣光武改曰壽張。擊李由軍雍丘下攻

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

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碭得一歲又更二月。

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

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賴陽緱氏。正義曰緱音勾。

絕河津。正義曰即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也尸即尸鄉今偃師也。

南攻南陽守薊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

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或謂封號未必縣名也。從入

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

攻魏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正義曰今幽州新平縣古漆縣也。擊章平姚卬軍。索隱曰卬音五

西定汧。正義曰口肩反今隴州汧源縣本漢汧縣地也。還下郡頻陽。索隱曰地理志云郡屬右扶風頻

州士門縣南三里今士門縣併入同官縣屬雍州宜州廢也。圍章邯廢丘。索隱曰地

周曰大丘章邯之秦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魏里而此云魏里者。破西丞。徐廣曰天

魏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本都廢丘而云亦據舊書之。攻上邽。正義

曰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漢西縣地破西縣丞。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

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

與賴陽侯共食鍾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

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茶如字讀易水

破茶軍於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易縣故

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臨易是也。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八千一百八十戶。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

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霍陽子歸納諸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五十一 周勃世家 一

深也此意唯退之
得之歐王以下不
能與於斯矣
絳侯則高祖預識
其可任大事條侯
則許負前知其為
將相絳侯氣質之
偏則東鄉貴諸生
條侯則顧命尚席
取摺微小處亦間
出相映其法蓋取
之左氏也

按馳道即御前
之比也

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獲地理志云獲人縣屬太原郡以前

括地志云獲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漢後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獲人其音亦同

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

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破之還降太原六城

於浴石應劭曰浴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晉灼音赤座反○正義曰按在樓煩縣西北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

煩二城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因擊胡騎平城下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雁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

義本漢平城縣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

斬豨將軍乘馬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豨名也乘音始證反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

煩破之得豨將軍宋最索隱曰國守之名音胡困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邀

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冀勳一作專一作轉○索隱曰劉氏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按此通前總最戰功

按勃既定燕一旬收勃佐高祖事業

噲將擊下薊得縮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

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

都破縮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復擊破縮軍沮陽徐廣曰在

服虔曰沮音阻○索隱曰按地理志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

谷郡故城在媯州懷戎縣東北百二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

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

燕長城在媯州北今是

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總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得相國

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

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

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

士不以賈趣為我語其稚少文如此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稚不雅曲直至如稚○索隱曰大顏云俗謂愚為

鉅椎音直追反今按推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而坐

貴之云趣為我語其質朴之性以斯推之其少文皆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

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

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

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

以勃為太尉十歲

增補史記平水

周勃世家

三

鳳文會藏

王世貞曰凡出入將相最久者絳侯周勃從入漢為威武侯相國太尉再為丞相就國凡三十四年類陰侯灌嬰為昌文侯御史大夫車騎將軍太尉丞相凡三十年鄭齊數將兵有功不當侯十二年用父食其故封高梁侯凡六十二年張北平蒼以代相封侯為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御史大夫六歲丞相十四歲比卒凡五十五年其餘尚不能殫述其見於史記者如此

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吕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節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章昭曰牘版○索隱曰簿即牘也故蜀志秦必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故獄吏教引

託此事方命後世悲功臣而命尤輕辱按侯之子亦稱太子

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擊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患者噴也遭者逢也謂太后噴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蠻陌之陌入聲曰絳侯縮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方言云懷中南楚之間云陌韻也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條字○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二里漢縣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末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相持國秉音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

按上文已叙亞夫封為條侯矣此挿入許負一段復說封亞夫為侯蓋以驗言之也

李坤曰條侯兵法太史公撰事並古今絕景霍韜曰後世武臣用兵文臣制之步趨重命馬少者擅專即以矯制受戮如繫驢足而責之馳是故兵日弱國

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

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

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

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霸陵在秦時官也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官也以備

也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

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

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

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

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准入於是上

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

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

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節者

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卻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令檢鄭衆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禮是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曰軾者車前橫木若上有敬則俯身而憑之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

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

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

餘二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

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

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大尉秦官掌武元符四年置大將軍大司馬即今十二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

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則音七妙反輕讀從去聲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

尉難為梁甚宜也難為梁甚宜也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五十一 周勃世家 五

日感以至於亡然後知文帝之盛德非後世可企也或曰不幾於以臣抗君歟愚曰此用兵之權宜也兵罷歸朝則固有君臣常禮矣然後益知漢之近古也張邦奇曰文帝承秦苛虐將士氣若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真善將將哉

劉辰翁曰以梁委之絕其根道自是兩事妙在奔梁然難為梁甚宜也

用兵如善將本謀
種種入爭
洪邁曰軍中夜驚
之事漢史書之以
為亞夫能持重接
亞夫軍細柳時天
子先驅至不得入
文帝稱其不可得
而犯今乃有軍中
夜驚之事安在其
能持重乎

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
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索隱曰韓須當也。正義曰高滄州縣也。絕吳
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
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
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
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走保於江南丹徒。索隱曰地理志。縣屬會稽。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赭衣繫其地。因謂之丹徒。繫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岷東南連巨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繫絕頂。濞百餘步。又夾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二湖悉成田也。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
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後置三十六郡。丹徒。徒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
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
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

董份曰細柳營亞
夫為真將軍不侯
外戚亞夫為真宰
相
又曰无功侯之非
約六字三句
倪思曰亞夫言論
可稱非不知體者
也此五人侯後不
聞來者來者可盡
侯乎
王維填曰不封王
信不封降奴見條
侯抗直不同而景
帝發怒所宜也

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
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竇彭祖太后
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
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
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也。正義曰人主作人生。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
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
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
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
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
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
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
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城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馘。韋昭曰大馘也。馘音側吏反。索隱曰。音李。轉反。謂肉。馘也。應劭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與服雜
無切肉。又不置楮。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楮。

劉辰翁曰不封王... 信對是今倫席取... 稽則近暴王之失... 邵實曰鞅鞅之疑... 帝蓄之心久矣大... 裁而不置箸者蓋... 將為楚太子享江... 辛者察馬而條侯... 一言適逢其機耳... 曾季廷機曰曹操... 以空器饋荀彧即... 從景帝飯亞夫不... 置箸也皆二桃殺... 三士之意諺云殺... 入不用刀此耳... 余有丁曰按置載... 不置箸是景帝作... 意如此以規亞夫... 乃亞夫怒形于色... 故曰快快非少主... 臣此亞夫不善處... 危機也... 曾王世貞曰堅忍... 哉周亞夫也遇交... 而顯過景而敗果... 任哉申屠屠也遇

侯欲自殺夫人止之... 而死國除絕一歲... 侯後十九年卒... 耐金不善元鼎五年... 條侯果餓死死後...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 從高祖定天下在... 雖伊尹周公何以... 加焉足已而不學... 索隱曰亞夫自以... 終以窮困悲夫... 破國事居送往推... 劉子暉曰周亞夫... 方匈奴寇邊文帝... 周勃世家

補史記平水... 卷之五十一... 周勃世家

不學也匡國家難復之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焉是勃亦守節也亞夫不學守節肯乃父矣然卒窮困餓死景帝忌刻少恩可知蓋深惜之也故云悲夫
余有丁曰按亞夫不得其死此景帝之失不史公以守節不逾責之過矣觀細柳營及爭太子爭疾事儘有學術不比乃父之推魯也

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耳如懷直之斬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已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避此禍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故陷于戮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
黃震曰周亞夫之為人太史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其將也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者何至天子勞軍不得入及持節詔之始開門又不得馳驅而以軍禮見王族萬騎乘與黃屋欲制命于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視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即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王臣必已見于辭氣間矣以是隕身其可惜也夫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終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

正義曰漢書勝作禮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楫言諸姬者衆妾卑賤史不書姓故云諸姬也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

王 徐廣曰中都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二里以參為太原王 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

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以勝為梁王 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楫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

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一歲徙代王為

淮陽王 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蓋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

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其王立二十九

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

而徙代王王清河 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

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

黃震曰稱漢于諸王不教以禮義而乃大其封邑適所以禍之

曾陳文燭曰曰比年入朝留曰既朝上疏因留曰冬復朝一疏欲留見皆出自梁王意有親伺神器之心向非天奪之速未必不為吳淮南之謀也黃震曰孝王既借後矣景帝復失言千秋萬歲後傳于王入則同輩出則同車李之梁王賊殺哀益等大臣幾至發逆者景帝之失也

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縣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敖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驪案司馬彪曰圍有高陽亭也○索隱曰圍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也四十餘城皆多

董仍曰叙孝王廣修貴仗歷歷如畫

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方二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錄或者梁國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嚴栖龍岫焉廣睢

王廣睢陽城七十里西苑方二百里作睢華宮築苑園園中有百靈山層

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數個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驪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猿巖見州鳳渚連亘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法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輩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入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

與官人賓客式鈞其中是漢之諸王踰於後世人主也然此猶可曰王也

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表之人鄭玄云奇表詭非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八公孫將軍梁多

以象二嶺深林絕潤有若自然奇禽馴獸異方珍怪畢有是漢之貴戚踰於後世人主也然此猶可曰外戚也

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六百萬同也韋昭云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

此猶可曰外戚也

袁黃漢於北山下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二 鳳文會集

北五里激流水注其東橫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鸚鵡雉牛青兕奇獸珍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噴激水為波濤致江鷗海鶴孕雞產鷄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植培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偏是漢之富民踰於後世人主也吾故因梁孝王而併及之按師古云警戒肅也按漢書屬下有謀字

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轡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主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十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格。如淳曰坡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故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鼓棚云鼓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曰謂意疑梁刺之逐賊果梁傳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一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軒丘名豹也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

歸有光曰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為勝詭事疑世家誤也

按良山即今梁山泊

增陳懿典曰前曰帝殺吾子此曰帝果殺吾子見太后溺愛者不明前曰景帝憂恐此曰景帝哀懼見景帝之

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漢書音義曰茅蘭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皮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陽有梁孝王之冢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索隱曰長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盡立孝王男

孝及拙為一時情狀如畫而於是字然後字及字乃字不輕放下

按平王共王之子孝王之孫也

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秦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索隱曰襄漢音作讓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壘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壘。壘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策。○索隱曰措音迫。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迫前隊者作

此字說文云迫管也。謂為門扇所管。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取除故。以宋大點其字中心。今按侯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

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狂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狂音岸。按類。狂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狂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擗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

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孝景中六年為濟

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增補史記評林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五
鳳文館藏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進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象。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

增補史記評林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五
鳳文館藏

按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

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王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

按此當入孝王專

按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

按楊慎云殷道親親二句出尚書緯

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按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對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

光緒曰按綱目書云梁王武使人殺袁盎天袁盎天子之議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為不足道矣雖然鄭伯克段春秋譏之然則養成其惡端而至此獨非景帝之過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其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殿正義曰云漢霸昌殿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

明者雖重而易釋而裁之愈密莫可踪跡者則其疑之也必深方是時使鄒陽之計不行王信之言未納而天子之震怒未已則空手來見帝之疑且不止于殺漢臣而謂其謀危社稷矣必坐叔以阿縱之科而再遣驚吏治梁矣是重太后憂而甚帝之不德也安在其善處父子之間哉竊謂當按梁之時求情實而不為苟且糊塗之計獄詞既具則奉詞以請于帝曰太后在上而梁王犯誅辟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七國連衡梁圍困急使梁王左足一搖則山東

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窺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擬天王功打吳楚計騁孫羊質嬰正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王釐曰榮最長者而傳居二王後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耳

王維楨曰臨江罪宜貸值都刻深竟議死此梁孝王不死以遺經術大臣訊也
朱翌曰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王莽掘丁姬塚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獸哀憐之人不知也

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宮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椽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墻垣墻外之短垣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而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累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軺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駘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紙或用狗以其羶血豐左輪○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墻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

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鄧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一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也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二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

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齋正義曰晚節猶言末年時蓋貪悛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蓋法好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

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

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

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

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

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

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

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正義曰淖女孝反夜使人

迎與奸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南事發

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

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

來歸建復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干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

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

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

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

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為無

警省蘇林曰為無所警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古云警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

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人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

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

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

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卒

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

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

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詐之辯以傷中人

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

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

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

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

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即縣為賈人權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心○索隱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酷權也會音會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會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為平其注

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

茅坤曰今諸王封及勢家往往有之

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

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埋蒼云

機祿祥也列子云荆人鬼越人機謂楚信鬼神越信機祥者也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

卒行微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甲反微是郊外路謂巡微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

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姦姦與其客江充有郤

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

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正義曰樂五教反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

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

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

按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甚可誦按漢書音樂下有御字

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踈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康藩矣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也除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

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為識命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祝桂裳免替弄施之

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

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

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

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為長沙王服虔曰鮒音拘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

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

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

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蔡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劫亂國除也○正

義曰所
思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
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應劭曰樓車所以
窺看敵國營壘之

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
虛實也李巡註爾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候淮南之起及吏治

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
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姊○正義
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姊

於上為從母故寄於
諸兄最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

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

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

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
廣

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
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

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

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

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

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
悅反蘇林音奪許慎說解字林云

他活反
字從木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

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

病故王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凶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
三卷云媚丈夫妬也又云妬女為媚輒歸

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

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

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

立又不收恤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

病時王后太子不待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
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

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駿王

后索隱曰按
是張騫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

補方苞曰吏求捕
諸證佐於勃甚急

增補史記評水

使人擊掠勃左右勃恐語泄遂擅出漢所疑囚使遣臣也漢所疑囚即與姦諸證左

按一本無常山王之字恐是陳仁子曰景帝之待五王奪之權者乃全之也于是可見漢初之無制矣

勃太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安世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于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

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關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瑞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鐵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為六柯維騏曰按太史公自序於梁王云七國叛逆惟梁為捍於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洽和他如楚元王云為漢宗藩荆燕云為漢藩輔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此諸王有功於漢不論親疎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名世家乃若吳王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之功而其子孫又首倡叛逆或犯姦惡自取滅亡故降為列傳不得與諸王比也蕭曹平勃張良列之世家而彭韓黥樊諸人只列為傳意亦如此乃若陳涉亦名世家天下凶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彪譏其進黜失經而固纂父書通列為傳失之矣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師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緒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董份曰三王之封 詔制奏請皆爾雅 深婉上下皆得體 矣故太史公特稱 其文詞爛然不虛 哉 揚慎曰三王世家 具載疏奏制冊天 子恭讓群臣守義 文詞爛然可觀又 見漢廷奏覆頒下 施行之式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 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 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 議以于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念虧膳貶 樂損郎員皇子類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 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 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 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 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 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 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秦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 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 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 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 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 趙充大行 令臣息索隱曰 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 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

余有丁曰按此即 今題覆之例意古

評點史記卷六十一

未有故太史公因錄之以存一體不厭其繁也

茅坤曰按此即今都官會議之制

按此始議封諸侯王

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恣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正義曰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忌其職因以宜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徐廣曰一作關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傳云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

耳非天為君而生入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觀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其更

按列侯臣嬰齊以下增入

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鄴首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鄴首謚也褒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二里也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

註弘之之字恐行

百有餘國者王子侯者雖同為諸侯而有土有民為尊

評點 皇言才 卷之九

皇子以列侯家居。長安為鼻故曰尊鼻相踰也。

余有丁曰按諸侯王稱國列侯稱家故曰家皇子為列侯即上所謂列侯家之也。

茅坤曰前疏在三及臣下兩議而漢天子再難之並書曰三月丙子可見當時君臣之間批若甚速不似近代累旬而後報也。

楊慎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引詩文小異或所見異辭大抵漢人引經不泥如此。

按此又增入臣慶茅坤曰復申叙建議與制所云亦即今覆奏體。

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

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

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

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

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

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

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

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

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

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

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

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

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

增補史記平水 卷六十一 三王世家 三 鳳文館藏

董份曰言康叔伯禽幼未成人見三王當封言康叔伯禽後有勳伐見封之得宜

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

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

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昭至德。定海內。封建

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緦縵。而立為諸侯。王奉承

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

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正義曰

云霍去病伐匈奴。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

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

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車所以冒突

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云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

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

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

侯支子封至諸侯。王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

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

補方苞曰讓文武以制詞周封八百及康叔親屬有十諸語而言也躬自切以制詞朕之不德而言也及皇子未教以制詞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而言也

按此增入臣壽成二十七八人其術即李斯所謂令下各以其學議之也或諄其心即李斯所謂入則心非也蓋帝恐群臣于封諸子之議儒者或稱其術以議之或口不言而心非之必當曰口語及此而未筆於制詞故畧舉以覆也

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書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

立皇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

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闕。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以其方色土與之。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

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

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懋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且為燕王。曰於

復策書。吾重為三子愧。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六十一 三王世家 四 鳳女官載

索隱註須在上齊王策稽古下

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鞏粥氏虐

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

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帥旗作期而服虔云以三十二

州以綏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母肥德徐廣曰肥一作非○索隱曰蘇林云裴廢也本亦作肥肥敗也孔文

毋乃廢備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之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張

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二年自殺國除於戲保國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

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右燕王策

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至荆州以南也五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疆駟索李奇曰保持也三代

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

適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適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之獵鄒氏宵音謬謬亦小人也或作佞人維法維則

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

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

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

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

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

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挹心在

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閔國負海且社惟支宵人不適鞏粥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增補史記平水

三王世家 五 鳳女官戲

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米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慎外。無作怨無犯德。索隱曰。本亦作肥。案上策云。作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肥當音扶。味反。亦音匪。誠廣陵王以慎。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二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雜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二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

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濰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高密縣在齊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已下並見荀卿六。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

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燒塙。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侂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之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歲。耳。且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且疑怨。亦由權臣轉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寔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大各吠非其主。天中宗正八臣之職。亦當使燕駒之

董份曰：按宗正主屬藉故辨正王以宗系之事。御史主執法。故按訊王發兵之罪。滿意通儒術。故曉發以理使王自知其罪。註廣陵當作燕。

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

按此與漢書大異

註廣陵在吳越
訛廣陽以字相
似訛也

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
 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
 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
 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
 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
 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
 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
 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修中徐廣曰滌者浙米汁也
音先糾反○索隱曰白
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如禮滌濯之滌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
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取者為漸漬然也以且謀叛君子庶人皆
不附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
 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且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
表在鉅鹿一子為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
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
 祭祀

黃震曰太史公備述羣臣奉辭皇帝恭讓始終啓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屬然可
 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諸先生條釋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天謂廣
 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為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策曰允
 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
 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
 矣豈亦王早天國絕之先兆耶
 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書
 補之其書諱諱以保國文民為戒庶幾古人命戒之詞故亦稱世家厥後燕王且廣陵
 王胥怨望不立一謀逆一詛呪身死國除有負訓詞太史公若
 在則當降而為傳不得與諸王並也事詳漢書武帝五子傳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出版御届
明治十六年三月出版

輯校人

愛知縣平民

石川鴻齋

東京芝區片門前三丁目十四番地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東京芝區三島町十番地

東京府士族

前田圓

全京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

東京京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

鳳文館

印行所

全

出版人

